

## 在敵意之中建立友誼—— 前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的《深入獅穴》工作實錄

尹懷君

接到《深入獅穴：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工作實錄》這本書的原文書訊，大約是在去年的五、六月。因為公司出版重心在華文原創的作品，所以在那之前我沒有做過買版權的翻譯書，充其量只在增進職能的人文編輯課上面跟著同業一起探討過做版權書的眉眉角角。實際輪到自己開始做，前面的討論和想像才真的落地。跟版權方聯繫、開合約條件、談合約、確認跨國付款方式、取得原文書稿、找到翻譯人選、跟譯者簽合約、開始翻譯、請審校老師...，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是戰戰兢兢的，卻也是新鮮的。

《深入獅穴：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工作實錄》的作者丹尼·丹農(Danny Danon)是以色列前駐聯合國大使、現任國會議員，此書是他卸任以色列駐聯大使以後，回顧 2015 至 2020 年在聯合國的工作而寫成，也同步闡述其公職生涯中，對國家、公共政策、對以色列與猶太人認同的信念與驕傲，還有對以色列未來的願景。任內五年，丹農在外交第一線目睹甚至參與了諸多重大國際事件，例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2334 號決議，譴責以色列在巴勒

斯坦的屯墾區活動；又如美國川普政府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引發連串的邊境抗議和國際反彈...等等。

丹農堅信「要贏，就要先上場」，不論台前幕後，他都果斷而積極地透過行動爭取外交突破。他曾在安理會中因耶路撒冷反恐問題和法國大使針鋒相對，嚴厲批評聯合國縱容哈馬斯及真主黨在以色列邊境進行恐怖主義活動，公開譴責委內瑞拉大使對以色列的出言不遜；看來鷹派，但他也同時多次親自邀請各國使節參訪以色列，促進彼此瞭解，並成功撮合以色列與聯合國間的商業合作。2016 年，他更當選聯合國法律委員會主席，成為以色列入聯以來第一位在聯合國六大委員會中擔任主席的以色列人，創下歷史。他搭建橋梁，向外推廣以色列的新創科技，甚至與傳統的敵營建立友誼，在多次議案表決中獲得穆斯林國家大使的支持，2021 年卸任以後更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的邀請，前往杜拜參加世博會。

在《深入獅穴》中，我一以及未來的預期讀者一可以在一個個實例中看到丹農對己身

政治信念的落實，以及他如何在環伺的敵意中化被動為主動，為國家爭取更多機會的實際行動，是很熱血的閱讀體驗。原書是以英文寫作，並在紐約的出版社出版，採用了淺顯的文字，並不難讀。但要把易懂的英文轉為流暢的中文，不但通順且可以達到雙邊的文化、訊息正確傳遞的作用，這真的是一門學問。

我遇到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轉譯點，就在書名。原文書名為 *In the Lion's Den: Israel and the World*，包含一個具有畫面感的主標和一個為內容定調的副標，對於此書原本在西亞、在歐美的讀者或許已然足夠，但當它要進入台灣的書市，直白地翻譯為「獅穴之中：以色列與世界」既不夠具體，也無法與讀者建立起關係和連結，因此它需要一個和華文讀者更靠近的書名。以這一次的經驗來說，副書名用「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工作實錄」來點出具體的內容和在聯合國的工作有關，讓不認識這位駐聯大使的華文讀者明確知道書中的看點，這是先決定下來的，反而主書名的「*In the lion's den*」，才是文化轉譯的重點，也是我推敲比較久的地方。

*the lion's den* 一詞，根據劍橋辭典，在英文中是用來表達「*a dangerous or threatening place or situation*」，中文翻譯基本上就是「危險境地」，也可(變換成中文語境中較為熟悉的、表達危險的動物)譯為「虎穴」、「狼窩」等。這個典故出於《舊約聖經》的《但以理書》，其中記載在瑪代人大利烏(*Darius the Mede*)的

統治下，先知猶太人但以理(*Daniel*)深受王的信任，其他王臣嫉妒、忌憚但以理，就說服大利烏下旨，在三十日內嚴禁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任何神、任何人祈禱，若有違者將被丟入獅穴。但以理不理會禁令，仍然向耶和華祈禱，故而被丟進獅穴中。但耶和華派使者封住獅口，隔日但以理毫髮無傷地走出獅穴，大利烏即曉諭全國人民要敬畏但以理的神。對於非基督徒的華文讀者而言，*the lion's den* 一詞作為比喻危險境地的表達語，這個語境是陌生的，但考量作者丹農本身的猶太教徒身分，我還是保留了原文書名的「獅穴」(而非像上面所說，改成「龍潭虎穴」之類更貼近華文語境的慈會)及其宗教典故，並在書中加上編按說明。解決名詞「獅穴」以後，再將介係詞「*in*」轉化為「深入」(而非「在...之中」)，強化在「強敵環伺」的聯合國對抗挑戰的動態感。

而談到內容的方面，我最大的體悟則在自身學術養成和書中觀點的扞格之處。不論是從過往學習文化研究的路徑，還是從後來念歐文所時所讀的歐洲歷史文化切入，廣義的「西方觀點」已經成為我的思維預設，而丹農議員從青年時期便參與奉行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青年運動團體(參與過 *Betar*)，日後也成為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和 *BDS* 運動(「抵制、撤資、制裁」，由英國文化界發起的全球性運動，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壓，呼籲以色列政府停止占領巴勒斯坦領土。此運動也被支持以色列的人士認為是反猶主義

運動)的反對者，持續以其鷹派立場以及強硬維護以色列的態度著稱。就像他自己在書中寫到的，以色列和美國的諸多媒體都對他的任命案表達質疑，甚至《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還認為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派他去聯合國，是為了向全世界宣告他並不在乎他們！

丹農的民族主義、右派立場，正是平常在看到國際新聞時，我會在心中予以譴責的，然而隨著編輯的過程，和他一起深入獅穴，把視角轉換到西亞，我卻感到可以理解，而這是我認為讀到不同立場的書籍時，最為珍貴的地方——我的想法和意識形態和作者不同，我也沒有被他說服、從此立場變得和他一樣，但是這本書促進了我對他們(即丹農還有意識形態接近他的人們)想法的同理，如同丹農在聯合國時所做的，有效地成為雙方溝通理解的橋梁。因此後來在書籍介紹文案中，我將此書內容稱為「小國爭取大影響力的最佳範本」，也在其中看到了許多可供借鏡的地方，特別是在被敵方的目光審視的時候，怎麼去爭取第三方的支持與認同。誠然，台灣和以色列的情境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例如：歐洲雖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不苟同，卻也持續背負著來自二戰時期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包袱；相對來說台灣要去爭取的支持並不來自已經發生過的事，更多的是遏止未來戰事爆發的同盟。但丹農的熱血實踐還有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執行力，是最打動我的地方。

進入出版社工作已經有三年的時間。回想畢業時，我想進出版業的初衷，是「把值得關注、閱讀的內容介紹給讀者」。當初因為還沒有工作經驗，被出版業拒於門外，就先去了做電影的基金會，還和夥伴合作高中多元選修的課程設計，終於累積了一些經驗、想法以後，才進到出版社當編輯。

說實話，我進出版業的時機點並不算好——在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曾經有過一段出版業欣欣向榮的時期，暢銷書賣一本可以吃好幾年，最具代表性的或許就是「哈利波特」系列還有《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了。後來出版業和其他媒體一樣，遭遇了網際網路的挑戰，在新的世紀裡，似乎逐漸走下坡。過往做書時，競爭對手是友社的其他作品；現在做書時，競爭對手是任何可以吸引人們注意力的東西，網路、手機、遊戲、社群媒體、串流平台...族繁不及備載。但我始終相信世界對「整理過的知識」的需求並沒有消失，而編輯用來吃飯的「編輯力」——整理資訊的素養、統籌企劃的能力——也永遠不會過時。所以在工作的時候，我特別在意自己是否能夠從中得到新的學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帶給讀者；編輯、製作《深入獅穴：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工作實錄》一書的過程，就很具體地實現了這種期待。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現為編輯)